

踏着父兄的 足迹

王义明◎著

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踏着父兄的 足迹

王义明◎著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踏着父兄的足迹 / 王义明著. — 北京 : 中国铁道出版社, 2014. 5
ISBN 978-7-113-18160-4

I. ①踏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43636号



书 名: 踏着父兄的足迹
作 者: 王义明 著

责任编辑: 张艳霞 电话: 010-51873005
编辑助理: 孙晓明 胡娟娟
封面设计: 尚明龙 王 岩
责任校对: 龚长江
责任印制: 赵星辰

出版发行: 中国铁道出版社(100054,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)
网 址: <http://www.tdpress.com>
印 刷: 北京新魏印刷厂
版 次: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开 本: 880 mm×1 230 mm 1/32 印张: 4.75 字数: 109 千
书 号: ISBN 978-7-113-18160-4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,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51873174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: 010-51873659

“工”字怎么写？

（代序）

“工”字怎么写？

刚认识字的幼儿园大班孩子都会回答：一横，一竖，再一横，就是工人的“工”字。

老工人说得好：头顶一片天，脚踏一方土，中间一根笔直的腰杆，便是工人。

“工”字，就这么简单、容易。千千万万的工人，世世代代，就是凭那根挺直不弯的腰杆，胼手胝足，流血流汗，发挥智慧才能，舍得全身力气，创造财富，贡献给社会，成为国家的中坚，民族的脊梁。在强暴面前不低头，在邪恶面前不屈服，保持民族的正气。这就是顶天立地大写的“工”字。

有些人高喊“为人民服务”，喊了几十年，其实并未真正为工人阶级做什么好事，忙来忙去，只是为自己的名位和小家族利益服务。可见，“头顶一片天，脚踏一方土”也还容易做到，最难的是中间那根笔直不弯的腰杆。

读《踏着父兄的足迹》，再一次温习钱小惠兄生活和写作的事迹，我首先想到的，就是那个“工”字。

小惠兄生在文人世家，书香门第，并不是令常人羡慕的工人阶级出身。但是，他自从几十年前脱下军装，进入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二七机车车辆厂以后，大半生都同铁路工人在一起。吃的是工厂的饭，干的是工厂的活。结识了从厂长、党委书记、总工程师、老工人到徒弟许许多多的“二七人”，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，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，同他们一起干活，一起感受种种喜怒哀乐，一起经历种种风风雨雨。他可以随意敲开任何一家工友的门，同他们谈家长里短，他不是以工厂领导或者客人身份被热情招待，而是如同亲戚老友一样话家常。主人把他看作知心朋友，同他谈知心话，向他诉苦、发牢骚。《踏着父兄的足迹》详细而生动地记下这些动人的事迹，让我衷心地敬佩也

深受感动。小惠兄生活这样的环境里，虚心求教，耳濡目染，日积月累，自然能深切地感受“二七人”的精神和性格，而且融为一体了。我以为，这也是他能写出那些能表现中国工人阶级气质和灵魂的小说、传记和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最根本的原因。

几十年里，响应“为工农兵服务”和“为工人阶级写作、表现工人阶级”号召的作家很多，也陆续出现写工人的小说、诗歌、剧本、报告文学和其他作品，受到读者的赞誉，成为当代文学艺术宝库的珍品。但我以为，像小惠兄这样大半生精力在工厂工作，以厂为家、为工人写作的人没有几位。他不是“下工厂体验生活”，而是长久地扎根在那里。不像有些人口口声声说“向工人学习”，而实际上只是为自己的写作搜集素材，找寻人物和故事，看到的只是环境和事件，从早到晚，辛辛苦苦，恰恰忽略了一切的主人——人，那个顶天立地、笔直腰杆的人。结果自然事倍功半甚至是入了宝山也空手而归了。

小惠兄于我还有一种特殊的情谊。他的令尊钱杏邨（阿英）先生是我尊敬的文坛前辈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作为一名中学生的我生活在被称为“孤岛”的上海，就读到他的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剧本，也看到过由于伶等革命戏剧家领导的演出。后来就听说他带着子女去苏北抗日根据地，负责文化宣传工作，在盐城、阜宁和我的家乡淮安等地战斗和工作过。

他的长子钱毅（小惠的长兄）参加编辑《盐阜大众》报，我曾听陈登科兄不止一次回忆年轻时在家乡涟水得到钱毅和《盐阜大众》的帮助和指导，一直难忘。钱毅在淮安石塘一次战斗中不幸被俘，宁死不屈，献出二十三岁的生命，成为顶天立地的人。淮安人民永远记住这位在淮安土地上献出生命的年轻革命战士。小惠兄当时跟随父兄在苏北，小小年纪就学会用笔用画和木刻刀战斗，鼓舞战士和群众的斗志，揭露敌人的凶残。他的作品至今还留在淮安的史页上。作为淮安人，我一直深怀感激之情，因而拜读这本书，感到分外亲切。

袁鹰

（袁鹰，《人民日报》原文艺部主任，著名作家、诗人）

目 录 | Contents

引子	/ 1
与哥哥在一起的日子	/ 5
在父亲身边学习	/ 33
扎根铁路工厂	/ 43
与巍巍合写《红色的风暴》	/ 49
业余作者的良师益友	/ 55
激情燃烧的岁月	/ 65
倾心编剧《北方的红星》	/ 73
整理哥哥遗作	/ 79
用工人的语言写工人	/ 97
红小鬼和独臂厂长	/ 113
生活之路无怨无悔	/ 129
尾声	/ 137
后记	/ 143

引 子



◎ 作家钱小惠，摄于 1957 年

读钱小惠老师的每一篇作品，就如同展开一封家书，字里行间散发着亲切温暖的气息；就好比涉一条溪流，旧作新著闪耀着蓬勃跳跃的波光。这是我熟悉他作品中大多数人物和故事的缘故，我知道，他如叙家常的作品其实都经过了字斟句酌，都倾注了他自少年穿上军装起积累的感情。

2012年2月初的一天，接到钱小惠老师的电话，他告诉我，最近写了一篇巍巍逝世三周年的纪念文章，在《二七机车报》和《二七车辆报》刊登了，过两天会给我寄一份。已过耄耋之年的钱小惠，是一位著作颇丰的作家，《二七机车报》和《二七车辆报》是企业的两张内部小报，本来是请他“不吝赐稿”的事，为何他还这么看重？与他每次新作发表时一样，先是拨通一个个电话，然后到邮局寄出一份份作品，让亲朋好友先睹为快，分享他为平凡人物续写闪光诗篇带来的喜悦，共品他从峥嵘岁月里拾英撷萃带来的收获。因为这里有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，有他心心相印的忠实读者。

熟悉钱小惠的人都知道，他所有工业题材的作品，都最先刊载于工厂厂报，他在厂工作时二七机车厂和二七车辆厂还是一个厂，报也是一张报。在钱小惠眼里，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工厂，厂里的工人也不是一般的工人，工厂有一种特殊的氛围，工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。这里是清末干线铁路京汉路的发端，是中国火车的故乡，自1897年建立“邮传部卢保铁路卢沟桥机厂”时起，火车就来来往往，汽笛鸣响不息；这里是二七斗争的发祥地之一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，他们最先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，由一盘散沙团结为一方基石，思想文化和嫡亲血统一脉相承。这里是一片被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，这里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。

这个厂在历史的沿革中名称多次变动，从1949年新中国成

立到1980年分立前，先后叫“铁道部长辛店铁路工厂”、“铁道部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工厂”、“铁道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”等名字。后归属于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，1980年分立为北京二七机车厂和北京二七车辆厂，2000年分别成为中国北车集团公司和中国南车集团公司的子公司。尽管归属变迁，厂名更替，但其中的“二七”两字近半个世纪以来始终存在，是全国大型国企中唯一一个以革命斗争纪念日命名的工厂，职工和当地群众都习惯称它为“二七厂”。

“二七”，是这个铁路大厂的灵魂，是矗立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的一座丰碑。钱小惠把根扎在了这个钢轨铺成的地基上，每天从家到工厂两点一线，日复一日，星移斗转，暑去寒来，度过了整整二十五个春秋。钱小惠的笔在这里耕耘，灵感在这里迸发，辛勤的付出给了他丰厚的回报，他创作出大量关于二七厂和二七工人的散文、小说、报告文学，出版与“二七”有关的剧本、著作十多部。钱小惠把青春和热血，都奉献给了他热爱的铁路事业，奉献给了他亲近的二七工人，奉献给了他眷恋的大众文学。

光阴荏苒，岁月流逝。半个多世纪过去，钱小惠与二七工人结下的友谊从未间断，还是那么淳朴、深厚。他无论身在何处，时时都将“二七”两字牵挂在心。

厂里的二七老工人生病或去世，只要他听到消息，都要到厂里来，看望病人或为老工友送行。

老工人高存才孙女过满月，儿女们摆了一桌家宴，专门请来钱小惠，请他坐在上座。全家以茶代酒一起举杯相敬，感谢钱小惠把他们的父亲——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工人写进书里，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父亲身上的优秀品质，也令他们对父亲又多了一分尊敬和怀念。

1998年5月，老工人陈发患脑血栓，钱小惠和老厂长黄英夫去家里看望。这位97岁的全国劳模，看到两位老领导风尘仆仆地

来看他，颤巍巍地站起来，眼含热泪，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。

北京市劳动模范老工人吴清玉、左士俊，在生命弥留之际，反复叨念着钱小惠的名字，他们想在脑子还清楚的最后一刻，与敬重他们、关心他们、宣传他们的老领导钱小惠，再见一面，作最后的道别。

从1978年钱小惠离开二七厂到2008年的30年间，每年的“二七”纪念日，钱小惠都要来厂里出席纪念活动，与老领导、老同事、老工人见见面，聊聊生活情况，了解一下厂里的生产。每次到长辛店来，走在路上，他被老工人拦住是常事，说什么也要让他到家里坐一坐，吃完饭再走，山珍海味没有，可口的家常菜管够。他们爱跟钱小惠叙叙家长里短，说说掏心窝子话。

钱小惠与老工人之间，没有半点面子上的客套应酬，而是心与心真诚的交流。品格的相互敬慕，使这种朴素的感情历久弥新。

与哥哥在一起的日子



● 1946年，钱小惠和钱毅在淮阴

说起钱小惠，就不能不提到他的父亲和哥哥，受父亲和哥哥的影响，他才走上了一条文学之路，一条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之路。

走进钱小惠位于北京西二环中胜巷简朴的居室，映入眼帘的就是满屋的书籍，除几件生活必备的家具以外，最大限度地把地方让给了书，书房自不必说，客厅和卧室也立着顶到天花板的书柜，里面塞满了各类书籍。写字台、床头柜、茶几、沙发扶手上，不是书就是报纸杂志，主人看书学习的习惯一目了然。靠北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屋子是书房，一块红木匾额引人注目，上书三个苍劲的大字“思毅斋”。“毅”就是钱小惠的哥哥钱毅。墙壁上挂着一幅油画，是钱毅的半身像，身穿淡灰色新四军军装，年轻英俊，容光焕发，脸上挂着甜甜的微笑；案头一张大幅黑白照片，是钱小惠的父亲阿英，目光深邃，神色怡然，眉宇间透出慈祥 and 睿智。

钱小惠的文学作品都是在“思毅斋”里完成，在这里静心一坐，信心倍增，灵感生发，文思泉涌。当他身心疲倦，当他遇到挫折，当他挑灯写作，当他新书出版……都仿佛在与父亲和哥哥作无言的交流，时时刻刻感到两位亲人就在身边。在父亲和哥哥期待的目光里，他一步一个脚印，坚持走自己认定的大众文学道路，而且一走就是半个多世纪。尽管道路并不平坦，尽管有时形单影只，但他仍锲而不舍，义无反顾！



“思毅斋”匾额

钱小惠，原名钱厚康，笔名钱小晦，1928年2月23日生于家乡安徽芜湖。他的童年是不幸的，刚一降生就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；他又是幸运的，有一个学富五车、著作等身

的父亲，有一个天资聪颖、才华出众的哥哥，有一个充满文学艺术氛围的革命家庭。

钱小惠到这个世界才三个月，就出现在父亲的作品里，注定此生将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。1928年5月28日，阿英在上海发表的诗作《述怀》这样写道：

第三个孩子我是不曾见面，
他出生的时候我就在流亡的期间，
假使我牺牲在敌人的面前，
那我终此生也不曾和他一见。

诗中的这“第三个孩子”就是钱小惠，他的上面有姐姐钱璎和哥哥钱毅。由于父亲从事革命工作，随时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陷害的危险，家里生活一直动荡不安。1927年，阿英在题为《流离》的日记选中说：“我要继续我的漂泊去，东西南北处处在我都是栖息的地方，处处都是我埋骨的处所。”钱小惠三岁时就与家人一起逃难，还与祖父、母亲、姐弟被国民党关进过监狱。十一二岁时，他就与长他三岁的哥哥开始参加进步文艺活动，成了新艺剧社、大钟剧社和子夜剧社的小演员，经常登上舞台演出。在艰苦的环境中，他在上海新人小学和南方中学读书，可战争还是早早打断了他的学业。

哥哥钱毅，从小就显露出文艺天赋，在父亲的教育下，很快成长起来，成了戏剧舞台上的一颗“童星”。抗日战争初期，团结进步同学，组织子夜剧社，课余从事戏剧活动，创办手写本文艺杂志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。1938年，在“沪文化界高尔基纪念晚会”上，主演《高尔基童年》，后又演《古庙钟声》。参加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剧艺社、新艺剧社，在《夜上海》、《一年间》、《碧血花》、《海国英雄》等剧中担任角色，深得戏剧界前辈和观众的赞赏。



上海常德路赵家桥 77 弄寿萱坊阿英故居

1941 年底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寇占领租界。阿英毅然携全家渡江，来到苏北抗日根据地。钱小惠穿上了不合身的军装，成为了一名新四军战士，这一年他才 13 岁。

起初，钱小惠在一师一旅服务团少先队，由于他念过书，所以首长交给他的任务，是提着石灰桶走村串乡，在醒目的地方刷抗日救国的大标语。后来，在三师鲁迅艺术工作团、新知识社、苏北画报社、

华中美术工厂等单位从事戏剧、美术工作。小小年纪的钱小惠，在新四军队伍里得到了锻炼，思想觉悟提高很快，明白了这是一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，目标是为了让全国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。

1945 年 1 月，钱小惠调三师苏北画报社工作，社长是漫画家胡考，一起工作的还有丁达明、黄丕星，住在益林南边七里的桑树街一户农民家里。

钱小惠和几个同事吃住在一起，工作在一起。除了刻木刻、画画，有时和丁达明去石印工人那儿，研究套色问题。他们一起在一座大棚子里，津津有味地听师长黄克诚宣讲毛主席的《论联合政府》。

有的时候，钱小惠和丁达明等同志在田野里漫步，谈论迅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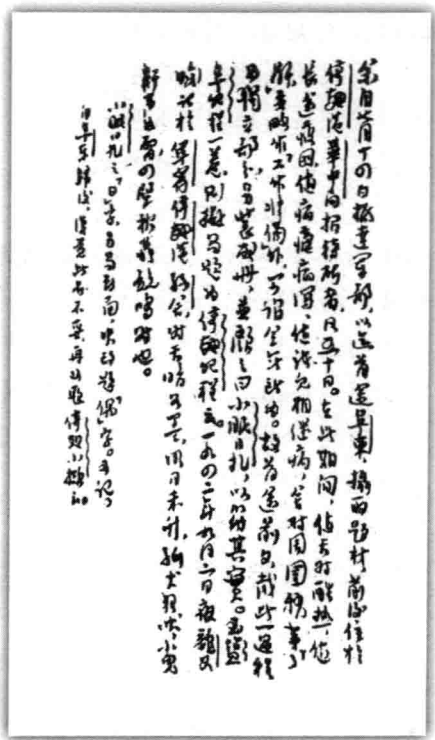
发展的战争形势，心里有说不尽的喜悦。

日本投降后，钱小惠和丁达明一起调到苏北美术工厂，住在邱庵。先后来的有芦芒（鲁莽）、洪藏、吴联英、彭彬、严学优等同志，大家创作了不少宣传作品。

1945年9月8日，钱小惠和同志们匆匆奔赴淮安前线，在郊外河下镇画了不少彩色壁画。22日攻城那天，丁达明和芦芒、洪藏随主攻部队，冒着枪林弹雨登上城头，冲进城里。钱小惠按首长命令随后勤部队行动。行前，丁达明将使用多年的木刻刀和几件作品严肃地交给钱

小惠，表现了不惜牺牲的决心。1978年，钱小惠将保存了30多年的东西交还，令丁达明十分意外，也十分感动。

钱小惠勤奋好学，向身边的美术工作者请教，向书本学习，掌握了一些基础美术知识，很快便能独立创作美术作品，用木刻的形式给根据地的报刊投稿，名字渐渐被部队战士和农民群众所熟悉，又相继进入杂志社、画报社，做编辑工作。钱小惠处处向哥哥学习，以满腔热情投入到根据地的宣传工作中，他除了在屋里画画、编稿外，还经常跟着战友，扛着两三尺高的云梯，爬上城墙或门楼，画巨大的领袖像，画农



阿英手迹

民反压迫搞生产的大壁画。

阿英的兴趣极为广泛，除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评论、戏剧、电影等领域有精深研究外，对美术也有独到见解，著有《中国年画发展史略》、《红楼梦版画集》、《中国连环图画史话》等。最初，阿英想把钱小惠培养成一个画家，用画笔更直观地反映根据地的斗争生活，这在他几篇战地日记里提及。如在1947年2月8日的日记里，记录了这样一幅让他心动的情景：“昨夜大雪，晨起视之，厚约五寸许，为去冬今春最大一次。左面溪桥林屋，右面沂河群山，一片白，极尽美丽。石桥上有运输队冒雪运粮，络绎成线，如善丹青，颇思作一幅雪地运粮图也。”于是，他便“着小惠画雪境速写”。阿英在另一篇日记里写道：“晚饭后，看小惠近作，大有进步，甚慰。”

从阿英给钱小惠的信中，可以看到父亲的一份无微不至的关怀。

小惠：

前日钱毅回，看到你给他的信，知道你已在北线后勤部，甚慰。但给我的信——大概因为我移动的关系——却没有见到。我曾由边府转你一信，不知已收到没有？

.....

我们的衣箱，已自东坎取回。只少一个宋朝瓦屋的小箱。在二团事务长那里。我曾去信袁硕，要他暂行取回替我保存，一直没有回信。你如离他不远，望代问清复我。该件仍由他负责保管。

最近这边仗打得很好，只是还没有完全结束，以后怎样尚不可知。结束后，我如不去苏中，很可能北来一次，想看看李主席和你们。是否移到那边，到那时再作决定。

你被子和冬衣没有带，很令我焦急。望你就近领一部分，可

持附函找刘部长瑞龙解决，或李主席解决。

我已经写了一篇反美的论文电发出去。明天出发前方，是搜集美机、蒋军暴行材料，写一篇控诉书最近发出，趁联合国在美开会的时候。以后就打算到苏中找自卫战剧本材料，如果一分区贺希明同志复信可能的话。我想年内完成它。

北去的同志都很关心我们，其实这里很好，大家同志也都很稳定，一切如常。杨光池同志很望你来军分区。《盐阜大众》要出画刊，五分区后勤司令部要出画报。他们也都望你们来。

.....

匆匆

父 字

1946年10月31日于停翅港

小惠：

在到后勤司令部途中，在板湖，曾寄一封信（挂号）给你，并附致李主席、刘部长信各一件，不知已收到否？

你的冬衣和被子问题，不知已否领到，极念。这里，再附一封信给薛部长，你可以转给他，如没有领，我已托他替你解决。希望你不要因为懒于说话，而致冻致病。

北来汽车关系如能找到，下月当北来一次，届时当去后勤部找你。严学优同志现在五分区，昨和我接头，如汽车关系弄好，他预备来。厚祥也想来，钱毅我们还没有交换意见。你以为他来是否适当，还是留在《盐阜大众》帮忙好？

后勤司令部暂时不会解体。万一有调动，我的意思最好回边府或文协，如文协不可能，则回到五分区亦可。——我在情况不得已时，仍当北上。

我的多幕剧《自卫》，材料已大体就绪，阳历年前可以脱稿。